

上

别集類

樂









鬼也歎莫大於好名而作于用  
氣名者烈士之所徇意氣所激  
業已不涉信情而不同於德性  
此何以故蓋德性無所倚而氣  
有倚德性無盛衰而氣有盛衰  
所謂毫厘而千里者也語曰知

我者天寧夫惟齋遜世不知之  
悔而後可與天知惟可與天知  
而後有歎之累絕而靖獻之路  
清是故不喜事不必避事不懼  
禍不必得禍功見言信端委朝  
廷之上無驕志藉令言與身名



俱弛行吟津畔婦骨膏血而喪  
牢騷抑鬱之感此非學問君子  
真詆當此我往余聲水洲先生  
哥節於尚書李公蓋三杖  
闕下而意不怠

國當提帥具五刑先生受繫匍伏

待賜死凝然不亂以大司馬奉  
上寬赦命出鉅騎帥拊其背致慰  
藉語先生方假寐形羸息綿二  
出人如無事也果大盾毋和疏  
勅亦嘉應慧星變令其疏具杜  
當是時



肅皇帝天威嚴重言畢君稍不當  
則試鼎俎矣亦嘉嶺大禮之議  
當

上意此何異履屨斥尾批逆鱗且天  
道遠先生儒者不習星官之學  
至欲以不可知出事犯不可犯

之賢臣而試不測之淵豈不足  
寒心哉亦嘉亦無何慧滅斯難  
言矣豈先生發端勲念真不緣  
意亦輟名之私上帝臨之卯將  
平生之大概塵漏之神明對祖  
宗於九京通萬物象一體者非



一朝夕耶抑志氣之適符耶劉  
子曰余觀魏先生事知天衢之  
非遠云先儒言先天而天弗  
違志一之動氣也後天而奉天  
時氣一之動志也其然與其然  
樂先生少受學余姚超然肯悟乃

其辨義利之防明人倫之理謹  
實二之行勤小物之戒固非空  
譚者所敢望方其賜珥而歸著  
書西竺者卯十年簞瓢屢空泊  
如也余猶及望見先生凜然莊  
洞然無域能以微言正義發人



淡痼之疾遂使知者解頤悔者  
流涕而無援引傳會之弊史稱  
劉安壘受學涑水後卒以諫顯  
要其指歸於誠意余謂三代而  
降明于勿欺之指而不悖所聲  
者余於元城豫章見之琴亭熊

侯祠阿漵水徐侯季良皆先生  
里中後來之雋骨志節間先生  
事輒津二尚往刺吳集方今世  
道日非旣當流涕太息者視嘉  
靖不啻什百

主上用寬博駕馭群臣既奏牘不



當上指置不治內廷不聲止輦  
轂然不設鼎鑊非肯先生不測  
之遭顧余竊憂出矣千金之劑  
試之烈火雖鍛煉猶著精不漬  
之沙泥之中十幸不試剔衣且  
傳之曹沫肯言一鼓佐氣再而  
察三兩竭壘不明先生之學聖  
猥云用氣母論偏正即在今日  
盪竭之勢且未可知表先生者  
其骨淡瓦之鬼耶

萬曆丁未穉八月朔南昌後學  
劉白寧顏晉撰



題魏水洲先生

集

太常魏先生在

肅皇朝為名諫臣其時君臣最  
相信而進退之道又最奇吾  
乃知聖人作用非常而窺君  
子事君之微也聖人之作用



不根于耳目知見而根于性  
靈君子之事其君也亦然故  
其感不測而其相遇也獨知  
而不可以告人今夫人主不  
宜與臣下以所取而人臣不  
得觀上之所與以為取也與

臣下以所取雖好直之君不  
能試百鍊之臣觀上之所與  
而取之雖謹言極諫之臣而  
純白不信于主此耳目知見  
之為患歷千古未有能破除  
者也聖人之權在神明陽而



挽之以陰吐之若不可犯也  
乃又噓而茹之聖人純以性  
靈用而人不能知也聖人乃  
以我之不可知者而窮其臣  
之所安故純氣之守常信于  
雷霆而商賈之小忠技窮于  
鼎鑊由此言之臣主相遇之  
微政不可以尋常論也先生  
以敢言中

上忌霆擊而垂折血肉淋漓獄  
邱創未起矣乃輒召輒遷已  
召且遷輒又諫諫輒又杖已



又再諫至于露章論永嘉不  
法事幾啗權相之口而  
上已亟賜骸骨歸矣此其間獨  
知相信迄今吾輩臣子思之  
有堪慟哭而不能已者無論  
先生當日事也

肅皇之御其臣也

聖性作用翕張驅使而當時觸  
之即糜者或其臣一時精氣  
所激未能流通透徹使然夫  
聖人如大鑪鍛鍊多而純金  
出聖人之寶其金也鑿其鍛



也而純金以鍛鑪為造化故  
性地純白如魏先生者

肅皇轉展困苦鍛其勁而予其  
完乃魏先生之信于其君則  
又不在語言意氣間矣孔子  
曰信而後諫夫必如此乃為

真信也彙嘗讀魏先生著述  
大約原本良知為陽明先生  
指授弟子光明洞達根于一  
心而徹於天地萬物則魏先  
生性靈之用固在精微耳目  
知見乃無倚着其徹于聰明



五  
睿智之聖人以此也斯道也  
其在古唐虞性之之世乎

聖人代作而臣子如先生者國  
家寧有幾人則又不能不三  
歎俞熊令公神阿之為人  
也  
能于聲色之外超然而獨得

者其剎先生之集夫亦真有  
其質焉敢述中之所得以叙  
之且以質令公其以我能讀  
先生之書否也

丁未孟冬望日翰林院庶  
吉士華亭後學張鼎謹撰





理學名臣水洲魏先生文集叙

太常魏水洲先生吾鄉聞人學宗良  
知為王文成高弟文成每於坐上目  
先生曰擔當世道力行所知將在此  
子今松陽以學為治民化而思之  
尸祝及其孺子



世廟之初莫武獨斷御羣下以不測  
先生在陳垣執櫻其所不可杖于

闕下者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

上訝其不死會收執赦已或遷一官

先生于死生榮辱之際益浸漠如

矣其大者在指陳星變以首斥

時宰而芻蕘為之改舍當此之時直

聲動天下燕市羣兒有鐵衣門

之謠金吾校領亦為感動願從先生

解去先生由此歸德托不朽于林下者四

十年先生每諫三人執德其草曰孔子

以微罪躬自許勿欺奈何其以直而



也以此疏多不傳歿之日詔其子孫  
曰予平生仗忠信

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孤遠朽  
之骨陵如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  
誌又曰予是世人生而無述迨歿乃  
多隱德狀不如其為人予行典事

著明于天下知我罪我聽之慎弗狀  
古稱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吾無可祭  
非汝所得要請謹識吾言毋重貽以  
所不願也以此先生無狀誌十年而  
始得議祀予小子幸與先生同里  
請得言先生居鄉事先生與鄉人



虞情味真至接引後進禮恭而言  
厲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正稱  
其說以教家至今長玄感慨時事  
輒曰魏水洲有云其偶然者流為  
方語而深切者垂為法言痠痛則  
向藥旱潦則向拯先生曰而付之

各畢所取水絕有梁水溢則有堤數  
十年來水國之民恃無饑溺父子先  
弟有故則踈然悔曰幸不使魏水  
洲聞之閭里顧化爭訟息人有  
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見  
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為



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  
必以奉先生其為鄉里所親敬如此  
蓋先生之學以教良知自明而誠  
至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  
情自相應照故能使天回象君父  
易慮士大夫永思其至而愚夫孺

子亦微于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  
之天下智愚踈戚萬有不同孰與良  
焉予為見時從長老望先生于古槐  
堤上鬚眉如僊道采暎樹于時已覺  
童心自失比長典誥生俯揖讓于先  
生墓左講誦有堂每一陟降則肅



肅如聞所未聞退處其室屏牖盡  
箴銘以起不敢偃仰其英教作人有  
如是今大司成劉公雲峯以風節表  
後學特慨慕先生而問遺于溧水令  
徐季良季良以予為先生里兒屬  
予識其小子採之師儒所誦習四方

所傳錄合疏與詩文僅得若干篇以  
備彙考少許勝多無言益貴且其貴  
者而先生之大全睹矣先生諱良弼字  
師說水洲別號新建人官至禮科都  
給事中隆慶初晉秩太常少卿

今上嗣服



詔進一階年八十四卒其勝友則鄆東  
郭羅念菴歐陽南野諸公相與倡  
和于道德一祀名宦一祀鄉賢一並  
祀羅豫章祠再特祀豫章先賢  
祠皆沒先生歿十年事至今而別  
大司成後徵其集以傳于世雲間

洪洲王公緒名流著有道統  
考特筆先生于羅達夫之後且欣  
然感焉校讐其異地相感如此

里中後學雲間令熊劍化神阿父謹識



魏水洲先生集叙

子雲有言世無尼父則西山  
之餓夫東國之絀臣惡乎聞  
余初未敢以為然今讀魏水  
洲先生集而始信其不我欺  
我水洲先生者江右新建人



也在

肅皇朝為名給諫在南國為賢  
薦紳在王文成公之門為傳  
心高足往余令清江去新建  
厓百里而遙先生之高節清  
風亦既耳而目之矣自楚歸  
里以菟牧之暇輯道統考一書  
嘗慕先生行畧繼

國朝理學名臣後而猶恨不獲  
見先生著述之全歲丁未豐  
城熊際華公來令我華亭偶  
以南雍劉司成雲嶠公溧水



徐令君岩谷公所裒輯先生  
遺言示余不覺欣、動色蓋  
嚮往於四十年之前者一旦  
快睹於四十年之後不啻異  
代珍竒復出今日夫文之為  
道陸平原論之詳矣而其大  
旨要辭達而理舉歷觀自古  
握珠璣工組織如東西兩漢  
作者雕蟲之彥競推為執林  
孔孟而於斯文之正印則高  
謝未遑非以徒侈於言而遺  
其所以言乎今先生集具在



其所結譌不煩繩削而辭達  
理舉動合典則始知先生之  
文非鼓吹詞林之文而羽翼  
聖真之文也先生嗜道不汲  
汲於噉名故其集俱散漫幾  
同秦火自南雍漂水華亭三  
公闡揚閎奧收叢殘於沉埋  
剝蝕之餘先生之集始貴若  
揭日月而行即後之談道者  
亦得沾其餘溉則先生固西  
山東國之流亞而三公者又  
先生之尼父也適熊戾以先



生集繡之木而余為引其端  
若先生之立朝風采師受真  
詮則前三序已悉之矣余何  
庸贅

雲間後學王圻譔



同郡後學王三省書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卷之一

奏議上

應制陳言疏

處決重囚疏

糾正貪邪疏

乞罷不職大臣疏

乞賜罷免大臣疏



乞賜罷大臣重任疏

卷之二

奏議下

乞息罷黜疏

乞賜矜原疏

振餘財以足國恤民疏

究欺罔以重王言疏

修飭武備疏

急救饑荒疏

乞宥罪赦過疏

乞息放回疏

恭謝天恩疏

卷之三

書簡

簡撫按特建陽明王先生祠

答東廓鄒司成等

寄王真菴戚南玄

答念菴羅太史



寄李振之

復南野歐陽宗伯

答高苔堦

答魯江裘正郎

復羅麓會諸君

奉陽明王先生

與劉司理

與聶雙江

與歐南野

與錢平崖

與曾前溪

與熊壁山

與魏敬吾

與李梅崖

與陳方伯

與太學熊省齋

與熊時受

與憲副文宗蘇舜澤



復張北川大叅

寄歐南野年兄

與松陽諸生

語錄

示諸生語凡十四條

示諸生惜陰說

丹陽書院示諸生警語

養靜語二條

寬嚴說

季考諸生策問

問庠序學校

集義說

行有不慊於心要

附松陽縣社學條規

卷之四

撰述上

重修王陽明先生祠記

祭陽明王先生文



送少司空鳳竹徐公赴任留都

蘇舜澤詩集序

慶王東村夫婦七十序

葉豐川文集序

壽雙橋周年伯六十序

壽少司馬南溪丁先生七十序

賀翰林檢討范含虛六十序

送省齋熊君謁選序

送都憲傅應臺年兄移鎮關中序

南昌府儒學記

### 卷之五

撰述下

松陽縣誌序

祭裘魯江文

桐鄉少府戴君墓誌銘

廣西僉事況公行狀

再祭旗纛之神

詩賦



四言偶出三首

五言偶出一首

雨後

題寧都黎育民號養拙

懷裘魯江同年

偶題

贈妻叔甘泉汝通宰黃牛驛

七言寄李吳西司諫年兄

夜立文殊臺

孤月上人

謁嚴子陵祠有感

偶題扇面二首

秋臯孤雁二首和傅先生韻

閑坐

偶成

贈魯江裘年兄

和白沙讀鮭魚文韻

題永豐劉震冊



委之沙先生文集目錄  
坐魯江賓山堂同鄒東廓次沈石山玉龍

溪韻

謁孔廟和韻二首

謁顏廟觀陋巷

開先寺呈王鯉湖太府

題陸浩齋公號

贈魯江裘年兄

送王杜陵

書寄熊少尹南溪二律

此齋賦

卷之六

附錄

豫章增祀四先生祠記

魏公遺愛碑記

魏公遺愛祠記

處州府松陽縣新誌名宦傳

方侍御題請補謚疏

理學傳



建松陽縣儒刻祭器書籍目錄序

太常少卿水洲先生八十序

蒙溪張公書

歐陽南野書

魏水洲先生行略

清良弼字師後新建人

目錄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南昌 劉曰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奏議類

應制陳言疏

刑科給事中 臣 魏良弼謹

題為應



制陳言以明祀典事臣恭承

明詔以

郊祀天地未協諸義有乖明察俯納言官下詢郡議  
蓋欲隆禮樂於三代垂典則於萬世者也臣愚  
學愧會通識慚獻納何足以仰承

明詔切惟圜丘祭

天方丘祭

地古也燔瘞異宜高卑異位禮樂異數衣服異章器  
幣異等俱在周禮歷歷可辨未見有合祭之說

也且

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行之十年乃

合祀於

大祀殿蓋亦嘗遵周禮而行者也考之周禮而可信

合之

祖制而有據分祀之禮何容復議但群臣愚慮其說  
有四臣敢爲

陛下陳之有曰圜丘方丘古禮也南郊北郊禮不經



見今欲復圜丘方丘之古則其郊也將安取衷哉漢儒南北之說旣以禮起我

聖祖兆於鍾山之陰陽又異於漢儒矣二者將奚從乎有曰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周禮也但冬多飛雪夏多暑雨

鑾輿順動百官景從萬一雨雪之候不可中止

聖躬母乃勞乎有曰復古則諸壇並建不但南北郊已也土木之工費用不貲兵荒相繼民力屈矣  
昨者營

親蠶壇經賦已不可支至開納事例銀已足用況今之費不啻數倍何所倚辦傷財爲禮古不其然有曰郊分南北與夫

日月朝夕

聖躬皆親祀也

警蹕宿衛不容省設去冬偶一爲之尚念將士分班況隆冬盛暑頻宿道途豈以爲百世可繼之道臣惟聖人制禮必乘平時變王者舉事貴順乎人情故大體所因萬古不異儀文損益百世可



知苟方圓之有恒則規矩之何用仰惟

陛下有制作之德操禮樂之權正須酌古之道參今之宜則禮不費而群議可以無拂矣臣請言之

大祀殿

祖宗所成

神祇所依也毀以爲丘固所不可置之閑廢亦有未安臣又惟祀之分也以奠上下而郊之異也以辨陰陽故臣願不必泥于圜丘方丘也不必泥于南郊北郊也亦不必泥於冬至夏至也請仍

太祀殿以祀

天而天神之本乎天者皆從仍卜孟春之日敬事焉改山川壇以祀

地而地祇之本乎地者皆從改卜孟秋之日敬事焉其餘本有廟食者各歸其廟禮不經見者則廢其祭庶幾上下之分明陰陽之義得而

神祇亦無不祀者且壇壝無增設而財費不匱

聖駕無勤動而宿衛不勞暑雨飛雪之虞亦可無慮矣傳曰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



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述今太裘驚毳不必古之冕雲門咸池不必古  
之樂而仁孝誠敬禮樂之情未始不同也臣願  
陛下盡其情不泥其文宜于時不戾于古先王之道  
復見於今日矣臣不勝惓惓祈仰之至

處決重囚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處決重囚事先該刑部等衙門會審過斬絞  
人柒捨陸名各情真罪當欲照例押赴市曹會  
官處決奉

聖旨這斬絞犯人吳良等既審各情真內馬能陳良  
齊佐張仁吳全徐寶并三犯竊盜丁洪等貳拾  
名都且牢固監着其餘的都依律處決欽此欽  
遵又該本科都給事中趙廷瑞等題欲李琮齊  
佐張仁處決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法司知道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  
陛下欽哉欽哉惟刑恤哉之意蓋謂元惡大憝江彬  
錢寧已肆諸市曹足以快天下人心琮等乃其  
遺孽故稽數年之



魏水滸先生文集 卷之一  
天討而亂臣賊子得以苟全旦夕之命於

仁息浩蕩之中且牢固監着既不宥之以縱惡復不  
殺之以傷生又足以全

陛下不殺之仁殊不知江彬錢寧罪惡貫盈固不容  
誅使無李琮齊佐等爲之牙爪羽翼其播弄威  
福流毒海內未必至於如此之甚又焉知李琮  
齊佐等憑藉江彬錢寧之勢凌侮卿士虐害軍  
民破人之產殘人之膚又有浮於江彬錢寧之  
所爲者法司俱坐於交結朋黨紊亂朝政益撮

其罪之大者以合律處死而已而其罪惡種種  
之抵於死者有不能盡況李琮與江彬朋姦欺  
罔屢以耀武巡邊誘引

先帝宣府大同駐劄履危蹈險夫匹夫熒惑諸侯罪  
已當誅况

先帝爲天地神人之主乎此其罪不容誅一也

先帝回至通州江彬要得乘機行逆琮乃陰持兩端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此其罪不容誅二也琮等  
回京裝載金銀奇玩等物占坐大船百十餘隻



魏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一  
沿途起撥人夫動以萬數死者枕藉蓋不可以  
數計也以一人計之猶當抵命死者何辜琮等  
獨幸生於今日此其罪不容誅三也齊佐姻連  
寧賊黨惡濟姦納賄交通動以萬計張仁優伶  
賤類瀆亂

朝經腕死復來自投天網是皆惡極姦深情真罪當  
死有餘辜天下被其殘害者咸欲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又稽

天討固不足以謝天下該部奏

請又蒙

陛下緩處其死及至臣等該科執奏

陛下却又已有旨了未見明處其死此等姦兇不誅  
天下無可誅之人此時霜降不誅向後無決囚  
之日

陛下豈可不忍於一人之誅而顧忍久鬱萬民之積  
憤乎臣荷蒙

深恩叨列諫院固當體

陛下好生之德豈敢傷



陛下不殺之仁但亂臣賊子人所共怒所謂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今再緩其死  
則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於後而刑措之風終不  
可登於

聖明之世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足以  
化天下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伏望

皇上惡民所惡特

勅刑部將李琮等與同三覆人犯一體押赴市曹明  
正典刑使天下知琮等之惡終不逃於

聖明之世天下被其殘害含冤者亦皆歡欣稱快感  
陛下誅討之公也

糾正貪邪疏

欽差巡視京營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魏良弼  
等謹

題爲糾正貪邪提督大臣玩法欺

君廢弛營務事臣等節該欽奉

勅京營軍務國家重事近年十分廢弛今特命爾等  
照依節次題准事理專一前去各該營伍不時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一  
八  
巡歷點聞舉劾奸弊糾正貪邪凡該管大小官員若果有賣放役占科尅等項及庸懦不職者聽爾等指實叅奏究治罷黜欽此欽遵外臣等切惟營務之廢弛由士氣之不振士氣之蕭索由羣帥之貪刻提督大臣則羣帥之首也卽守已奉法猶懼不堪以振羣帥而況蔑視

憲典大肆貪殘者乎訪得五軍營提督保定侯梁永福貪得無厭醜狀有証臣等受

命之初已聞籍籍有言或恐風聞不實且猶冀其改

行不意故智日縱貪饕轉甚

陛下焦勞聖慮誠諭諄切而稔惡不悛乃如此臣不知其何心也請以臣等巡視以來耳目所及者言之如河南都司領班都指揮李輔等四員到營每員要見禮銀二十兩四員共銀八十兩太寧都指揮蕭瑾空乏無措輒以虛聲恐嚇逼令假貸取盈春班都指揮陳定西王汝卿遲回未舉每以他事重責致令苦迫不堪蕭瑾下班向臣等涕泣而言始得聞知其他忍苦不訴亦又



多矣又每年九月九日本爵生日領班都指揮  
四員各有賀禮銀三兩號頭二員亦要賀禮銀  
三兩共銀一十八兩中軍左右掖哨并千二營  
把總吳鑑等二十二員每員要賀禮銀二兩共  
銀四十四兩大營圍子手舍人殫忠效義等營  
把總王鐸等一十七員每員要賀禮銀一兩共  
銀一十八兩蓋以所管多上直官軍故殺之也  
內吳英楊奉各多五錢蓋以其所缺號頭故多  
索也至於年節亦復如是營中謠云一年重陽

并年節要送一百六十兩鉄不然打出血夫  
主帥之首旣巧立名色簞弄威福以株求於羣  
帥而欲求羣帥之不剝削軍士豈可得乎然而  
求索之罪猶可言也臣等五月初二日到營點  
閘查出罰班指揮等官共該二十七員止有滁  
州衛指揮張朝憲揚州衛指揮月輪在營其餘  
不知所之隨鞫問各司把總蓋每年罰班官軍  
兵部咨送中府中府咨送該營定例也今中府  
旣係本爵掌印而該營又係本爵提督彼此文



移皆出一人之手故本爵任意賣放坐營把總  
莫得而知如平山衛指揮許其邁年投爲本爵  
頭目且免各處點卯罰班該本年三月十四日  
方滿本爵要銀一十四兩去歲十一月卽與劄  
付賣放回衛歸德州百戶耿勲亦邁年投爲本  
爵頭目脫班來遲到營例該責打四十本官畏  
懼刑責逃至張家灣捉回送平機布一百疋卽  
得免打罰班該六月初二日方滿又要銀二十  
兩亦與劄付賣放至如儀真衛鎮撫栢松懷遠

衛千戶梅真留守左衛千戶盛時鳳陽右衛千  
戶齊輝鳳陽中衛滿朝

皇陵衛千戶顧佐長淮衛千戶閻果洪塘所百戶沈  
昂涿鹿左衛千戶劉寧濟南衛指揮辛楷登州  
衛千戶武見威海衛指揮徐銳潼關衛千戶龍  
潭興化所千戶薛秉恭高郵衛指揮張鎮靈山  
衛指揮蕭韶大嵩衛指揮李縉萊州衛指揮黃  
勛濟寧衛指揮劉仁成山衛指揮鄭鉞寧海衛  
指揮董懋鰲山衛指揮吳臣膠州所千戶匡大



倫共二十三員罰班之久近不齊銀兩之多寡不一皆係放賣回衛者也及見臣等查出却乃故行舉叅夫平時則假軍法以罔利事發則飾虛詞以欺

君此其爲罪浮于求索多矣然而賣放之罪猶可言也

悼靈皇后陵做工官軍四百員名蒙

欽賞銀四十兩本爵要除銀十兩李其信昂各要除銀一兩仍要王鎮虛出領狀王鎮不肯延推至

今

陛下之賞屯而不施此豈獨賣放軍士之比哉又訪得本爵故縱家人王安遁年索要領班都司利市銀五錢號頭把總或三錢五錢蓋與信昂表裏相濟且聞本爵假公求索皆李其信昂過付弄法生事皆李其信昂撥置夫三人者所謂奸黠之雄本爵奚取焉訪得王安曾通同親識借本爵銀千餘兩謀當太倉銀庫庫役其人謀于王安偷出該庫元寶三千兩抵還本爵事發已



經問擬惟王安捏稱在逃卷存法司未曾歸結  
夫知人盜官庫而公然受之同謀過送之家人  
公然黨蔽而駕言在逃使無證佐反縱容其借  
勢需索於法何如也又訪得李其信昂嘉靖五  
年通同衛總袁昊等將奏

准放班官軍不行開除支出月米四百石變賣銀兩  
本爵分用及聞事不可掩却令袁昊赴首東廠  
前銀坐與李其信昂各問以徒罪夫人盜官糧  
而公然分之及駕罪於人以漏網而復縱其贖

緣還入椽房剋害官軍於法何如也臣惟方今  
地方災傷軍士貧苦月蒙給與行糧亦足以資  
其生然而到營卽逃者良由此輩差科百出上  
下交征有以迫之至其賣放罰班之官黨蔽犯  
罪之徒勒分

欽賞之銀

國法壞於輦轂之下

仁恩屯於冕旒之前則梁永福負  
聖明又不止害軍一節已也伏乞



皇上念軍營重寄大奮

乾剛明彰

國典

勅下兵部先將梁永福奪其兵權仍

勅錦衣衛將李其信昂王安拿送法司追問并梁永

福一併議罪應追銀兩以資官軍行糧仍行各

處巡按將罰班買免官員提解來京依法究治

庶幾營伍可清夙弊可除武職大臣知所警勵

官軍亦少得甦息也緣係糾正貪邪提督大臣

玩法欺

君廢弛營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親賫謹題請

旨

乞罷不職大臣疏

戶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罷不職大臣以昭國法以圖治安事節該

欽奉

勅諭彭澤發邊遠地面克軍臣檢閱大明律邊遠克

軍廣東布政使司府分發山西行都指揮使司



近聞兵部編發彭澤乃福建漳州鎮海衛也使  
彭澤為在京人編發漳州地方可謂邊遠矣彭  
澤廣東人也與漳州密邇謂之邊遠可乎若謂  
附近為邊遠則遼東之人編發三萬鉄嶺衛山  
西之人編發大同宣府等處亦可謂之邊遠乎  
不知兵部何所據而為之

聖明在上乃敢曲示黨與之私恩故犯天下之公議  
如此臣訪得兵部尚書王時中為侍郎日與少  
傅張孚敬為同僚曲言阿比交驩甚得舊例兵  
部尚書未有侍郎竟陞者王時中以侍郎得之  
人謂孚敬有力乎其間既而言官論劾乃肆言  
醜詆加以為僂缺鷹犬等語略無忌憚人亦謂  
有所恃也幸賴

皇上洞察其奸即賜罷斥未幾奏行起用罷閑人員  
又謂王時中當是一箇起必復任本兵已而果  
然夫彭澤孚敬之黨與王時中孚敬之私人也  
交結黨護敢於欺蔽如此又何望其盡忠報

國之事哉再照王時中本以懦弱庸流濫叨兵柄重



任既乏公輔之器殊欠安攘之策到部每事健忘看稿動經旬日筆削全無一字籌畫未見寸長對屬官嘗曰我皮條性兒不軟不硬只得挨將去推將來每日我也不問他賢否憑他造化此皆大小臣所共知也況近日遠邇告災警報累騰夫以如是之才如是之志而當機密之任萬一更有意外緩急之事又何以望其折衝禦侮于樽俎坐制天下之勝以仰副

明主之委托哉伏惟

陛下明並日月斷若雷霆王時中之才不才本兵之勝任與否固不能逃

聖明洞鑒之下矣伏乞早

賜處斷別選忠義剛正明敏通達者以司其任庶幾朝廷有人而安內攘外之寄爲不負矣臣不勝願望祈懇悚息之至

乞賜罷免大臣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罷免大臣收攬威權以消天變以迓天休事臣聞  
變不虛生必有所召

上天垂象其端甚明臣不敢遠引前古泛指時事謹  
按彗星爲妖去夏乃見今歲春秋又兩見之其  
爲災甚重其詔告甚諄復

陛下試思去年之彗因何而見

陛下何修何爲漸微漸滅茲復于春秋間見之不爽  
毫髮反復深求則可以知其故矣臣按文獻通  
考等書有曰彗晨見東方則爲君臣爭明又曰

彗孛出并有奸臣在君側又曰彗者除舊布新  
之象

陛下試思所謂君側者非

陛下肘腋之謂耶肘腋之側日與

陛下爭明者何人其奸與否不言將自喻於此見  
天心仁愛

陛下惓惓不已至於再至於三反復諄告不啻耳提  
面命必欲

陛下痛懲大悟而後已



魏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七  
陛下不及今銳意懲創則彗星之變將無窮而天下之事勢且無端矣 臣請昧死爲

陛下言之竊意占書所謂君側者股肱大臣也與

陛下爭明者輔臣張孚敬是也其素行姦回固莫能

逃

聖明洞鑒

陛下固嘗知之逐之令其省改又嘗降

勅切責播其姦惡昭示羣工褫其官保勒令致仕每

一放回旋復收召假借如故

陛下之於孚敬恩愛當何如其爲報耶爲孚敬者雖

輸忠竭力粉骨碎身尚不足以報

陛下洪恩之萬一乃不此之畧惟知憑

陛下之威狎

陛下之寵驕恣專橫播弄威福以奔走天下大小臣

工皆欲知恩自己出威不可犯

陛下試觀孚敬復來所省改者何事所進修者何德

所以輔

陛下導迎和氣者有何善狀是故孚敬之去也彗星



魏文憲公集卷之一  
之光漸微乎敬之來也彗星之妖再見人道甚  
邇天道寧遠乎哉方今大小羣臣畏其毒害惴  
惴然如蹈虎尾如履春冰惟恐一毫少忤其意  
禍且莫知所從是以益屏伏悚息惟命是從尤  
甚於未去時也當

陛下再召乎敬之時諸司百職傾城郊迎惟恐或後  
不復知有

聖明在上豈畏乎敬耶畏乎敬假

陛下之威福得以行已私耳況今黨與比周根互盤

據內叅機密外預政事又復何所憚哉我

太祖高皇帝懲前朝宰相專權之弊不設丞相止令  
府部院各專其事直達

御前處分則臣下固莫能預其威福之柄而恩威皆  
從

上出今乎敬不思遵

祖宗法度佐

陛下休明之治部院每有奏覆必先咨稟可否然後  
陳奏少有不至小則呵叱大則示以威福可專



之意若遇

恩寵等事卽內外宣說以爲已力叅劾罪過必曰我已稟云云

宸斷易之非我也大小臣工波流風靡惟孚敬是趨豈其本心哉傳有之曰犯上干主其罪可救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斯言專爲孚敬發也夫恩則歸已過則歸君陰竊威禍之柄非所謂姦回爭明者耶臣每恨其盜權罔上輒欲奮激論奏又聞

聖體違和以來章奏頻煩批答多出其手萬一未經聖覽姦未發而身先無善地今妖星呈露奸狀有証且蒙

明旨令言時政得失臣伏思之時政得失隱惡積蠹莫有大于此者伏乞

陛下早賜

宸斷速將孚敬銳然罷免除此穢德則彗孛之妖將不禳而自滅矣臣又惟

明旨令九卿自陳以聽裁處是亦體天除舊布新迎



逐休徵之意但元惡大憝以招如彗之妖莫孚  
敬若也伏乞凡遇章奏

陛下務要親自省覽體訪再三然後施行則賞罰當  
而人心服若乃從孚敬批票任其恩怨則一彗  
未去一字又增矣臣愚昧荷蒙

陛下拔擢諫垣今且數年既不能先事納忠又不能  
乘姦指摘依阿隱忍抱愧位祿亦乞

明加黜責用激忠良之心以泄孚敬之忿臣日侍  
殿陛時有章奏禍且不測解脫終無善計矣仰恃

聖明無任祈懇待罪戰慄之至

乞賜罷大臣重任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罷大臣重任以正百官以清士風事昨該吏部奉  
勅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改吏部尚書臣等聞之  
不勝驚駭大小臣工相顧錯愕臣等切惟大臣  
進退實係

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慎況冢宰之職所以統



百官均四海具瞻之地治化所出天下人才皆  
視之爲趨舍關係之機尤重且大尤不可以不  
慎也臣等謹按汪鋹以斗筭之才叨負荷之重  
內托逢迎以爲將順外示廉謹以爲恭勤妬賢  
敗類緣植附已者排陷不附已者自以爲公是  
非枉已徇物權勢所喜者趨之惟恐或後權勢  
所忌者攻之惟恐不力自以爲同好惡搜剔細  
事巧于中傷乃謂之振肅紀綱悻悻自好不恤  
人言乃謂之獨持風裁夫以媚悅爲將順則非

直以廉謹爲恭勤則非忠妬賢敗類則爲媚疾  
之人枉已徇物則無自守之節巧於中傷則險  
而賊義悻悻自好則無所忌憚而益驕人臣有  
一於此皆足以害治傷化況鋹兼而有之而使  
之居冢宰之職其不勝任也明矣夫所謂大臣  
者貴以直道事君責難陳善以爲恭敬以天下  
爲任以包荒爲度天下之賢與天下共進之天  
下之不肖與天下共棄之是非好惡一以天下  
之公而一毫已私不與焉其鎮靜足以消天下



之邪其譽望足以服天下之心其謙虛足以來天下之善不矯飾以為清不狠復以為威不倚削以為能夫然而後大臣之任可勝也今鉉也處心制事之迹皆反于此

陛下虛心體之多方察之則其情狀宛然而冢宰之稱否不言自喻矣夫鉉之不稱斯任不獨臣等知之雖在朝之人皆知其為不可特畏其積威所劫莫敢言其非者

陛下試察凡經其為中傷而去者幾人其在都察院時欲去不附已者尤不免假手吏部乃可以行其私今既居吏部則進退予奪皆在其手凡平日睚眦於人者又何所不至耶在都察院尚一日受五千金及帽頂玉帶貂裘等物已經言官指劾

陛下始令迴避中置不問鉉度無以自飾乃懸牌子門以示首告之賞其自誣欺人者亦甚矣今居進退百官之任又當何所不至耶鉉之不勝斯任斷斷乎可前知矣臣等愚戇信不足以達



主而力不足以回天但官居諍諫職守所宜與其安  
於苟容重貽他日之悔寧使以方

命獲罪而不孤

朝廷儲養責成之恩與其失於機宜言之於敗壞之  
後寧使先事而發以冀

陛下之亮而不辭中傷之禍臣等反覆思之義不容  
默用是冒昧上瀆

宸聰伏乞

陛下俯察愚衷多方體詢如果臣等所言不誣乞將  
改除別職另選耆德夙望大臣練達

國體者當之庶幾百官有所視效  
社稷倚以爲重

陛下可以垂拱無爲矣臣等又惟宋仁宗召用夏竦  
爲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之仁宗卽收  
還成命罷竦而以杜衍代之石介作聖德詩昭  
之史冊至今以爲盛德事臣等奉職固不及修  
鋌之不堪斯任又浮于竦之居樞密使也

陛下稽古遠法堯舜視之仁宗若有所不屑者亦乞



陛下毋執前命毅然更圖弗以逆心為嫌而必求諸  
道弗以速改為憚而必協于善蕩蕩平平無所  
意必使天下萬世誦

聖德於無涯也否則一小人退一小人進治亂安危  
反覆相尋將無紀極矣臣等下情無任激切戰  
慄之至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南昌 劉日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編輯

新建後學徐良彥 編輯

奏議類

乞恩罷黜疏

禮科都給事中 臣魏良弼謹

題為乞



魏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三  
恩早賜罷黜以全臣節事臣聞見有禮於其君者敬  
之如子弟之於父兄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每誦斯言輒用奮激愧  
力不足以輔志才不足以達變故於權奸專橫  
之事未能隨事指摘昨因

上天示戒

聖躬憂惶

主憂臣辱臣之罪也按迹往藉考據各徵因時體事  
因事究人反復推求其故惟張學敏輔臣專權

蔽

主之惡上通於

天爭明市息之忿下積於人以累

陛下維馨之享是以冒昧直陳其事恃有

聖明在上荷蒙

陛下採納臣豈不知虎尾不可蹈蛇頭不可撩也亦

恃有

聖明能無懼耳況官居言責職司糾彈當此大姦大  
惡却乃畏避隱忍更有何者可以指摘負罪不



忠深用愧耻

朝廷儲養諫官亦復何所事耶乎敬却乃不遵

聖諭思省已過反咎人言當悔罪修省之期肆強辨飾非之論略無引慝回

天之誠敢肆不恭犯

主之怒撫拾往事搪塞愆尤推其心必欲致臣於死然後足以回

天意

陛下欲其痛加思省之時尚如此則其平日憑恃寵

靈作威作福更當何所不至耶

陛下直據其詞不言可知矣再觀乎敬之奏一則曰實欲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夫天命天討

天子之事也豈容乎敬欲之言之彰之於外欲之一字乎敬將誰欺耶黜陟之權不得下移于臺諫司部乎敬固得而專之黜陟之權下移于乎敬任其恩怨不容人言又誰得而專之耶卽乎敬之言其平日專權僭擅之罪莫能逃矣夫臣保



舉將官奉有

明旨行事荷蒙

勅部看詳言議又經

陛下寬宥薄示奪俸臣方感

恩如天益勵前修以圖報稱孚敬乃反歸之於已以爲已怨以已腹度人心其不自量也甚矣孚敬之孜孜不忘於臣臣實仰戴

聖恩不復知有其他又謂臣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齒于彼此尤非宰相之言臣雖乏宰相休休有

容亦不當如孚敬褊隘誣誕於

明主之前如此甚失大臣之體安得不招如彗之譴

況臣原無外假清白禁約之屏幕招黃精白蠟之嫌陷大臣於不義以爲已功此心誓報

明主真可以剖腹對天有何公議之犯私求之失孚敬不思省咎反挾報復之語以聳動

聖聽則是上干

天和以致星變惟臣之罪過莫宥臣罪何辭臣誠不足以動物言不足以服人應



旨敷陳庸答

明主上應

天眷下紓民怨本無干犯乎敬之意方當

上天示戒之日正君臣交修之時今乃披拾浮辭肆

加辯論誠恐

天怒愈甚臣罪益無所逃況天下無兩是之理災譴

有一定之歸乎敬反覆歸罪於臣則是乎敬無

罪隱惡積釁皆在臣躬伏乞

陛下恕臣狂妄之罪寬臣斧鉞之誅將臣罷黜放歸

田里庶臣進退有據行藏無忝不然則臣爲乎

敬眼中之丁無根可拔辯論反覆煩瀆

聖慮大臣有所恃小臣無所歸矣

乞賜矜原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矜原以昭

國憲以開自新事近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

鵬進關精微落寫職名



魏水洲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陛下收之詔獄治以不謹之罪者臣切惟

朝廷之體以嚴爲主人臣之義以敬爲先是以

聖王在上率作興事百工欽承無小無大罔敢怠逸  
然後法守明而紀綱可立體統正而朝廷可尊  
矣況敷陳章奏對揚所關一字一言尤宜戒慎  
豈容苟且輕率至於有所差遺且貞肅憲度乃  
其職守曲加詳審始見精研題署之辭不嚴恭  
敬之心安在責以不謹夫復何辭但臣思得光  
祿寺方經懲戒大小臣工莫不震懼恐慄而王  
應鵬乃復犯之彼豈不知

天威之嚴重祿位之當保乃昧於兢業自干憲典是  
豈人情哉無亦有出於過誤失於覺察者乎臣  
聞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故成於有心  
過則出於無意有心者法所難容故雖小而必  
刑無意者情在可原故雖大而必宥王應鵬不  
謹之罪亦大矣然臣訪得王應鵬自光祿寺失  
事之後每遇章奏時召臺屬以戒飭之宜乎免  
於罪羅而乃差錯至此萬一在於過誤之科其



情亦有可原又況大臣之分履端之始久繫凍  
獄其情實有可憫伏望

陛下俯賜體察薄示戒懲操縱弛張恩威並濟則頃  
者

詔獄之嚴既足以昭憲典而儆有位今日原察之仁  
亦所以廣德美而新見聞燭物之明包荒之量  
所以鼓舞動作有非尋常所能測識者矣臣待  
罪言官職司論列竊有見聞義不容緘輒敢冒  
昧上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臣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䟽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 臣等各准本衙門關劄遵依題

准事例前往壩上等處查點馬匹牛羊除將查點  
過緣由造冊送部會計另行具題外竊照馬房  
之制肇自永樂年間本爲蓄富振強非以度姦  
匿蠹柰何法久弊滋人玩政弛具破侵分視爲



發元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七  
故物至於正德年間而侵耗漫無紀極矣幸賴  
陛下中興釐姦剔蠹百務維新首納大臣之議差官  
清查始復

祖宗之舊故地有定分畜有定數官有定員軍有定  
役錢糧有所稽考無復向時虛增妄報冒破侵  
分臣等似無容議矣但其間名是而實非弊革  
而害未除者尚不能無臣等巡歷之暇咨諏採  
訪得其一二酌時宜而爲揀補因舊規而爲增  
損條爲四事冒昧上陳自度於

聖明無所裨益而於脩舉馬政或不能無小補也伏  
望

聖慈憫念時艱愛養民力乞

勅該部更加詳議特

賜採擇施行臣等不勝惓惓祈仰之至

計開

一議處料豆以杜侵分查得各馬房錢糧俱係  
山東河南等處派徵責以秦政等官部運民之  
脂膏



國之重計豈容其下損於民而上無益於官也近該  
旗軍謝景和首發監丞曹忠每草萬束索銀八  
十兩因而訪得不特草束爲然且麥等料皆有  
分例每千石不下七八十兩蓋緣每草一束官  
價三分一厘萬束該銀三百一十兩斟酌豐凶  
通融時估每束約用實價一百五十兩餘銀一  
百六十兩皆係侵剋之數故管錢糧官索八十  
兩管馬官三員共索五十兩下而識字箭手總  
甲守門官攢人等亦各索分例有差若以見在  
各倉草束四百一十六萬計之侵剋該銀七萬  
六千餘兩就中收放那移輕重之弊則又難以  
盡述也攬頭商人通同糾結官民內外冒破侵  
分此豈非於民有損於官無益者哉又訪得臺  
基等五廠草每秤四束官價二分八厘各馬房  
草每秤五束官價三分一厘草束有多寡官價  
有高下參互考究情弊自見及照綠荳豌豆小  
麥粟米等料皆係人食今以喂養馬牛實爲暴  
殄天物其原起于當事之人意圖侵剋黑豆無



餘兩視侵黑豆所得不啻再倍故假以馬熟爲  
名遂已私耳軍民之家喂養馬牛皆以芻草里  
豆爲常未聞其有病熱瘠損也可無故而使餓  
食人食以遂侵欺者之私哉如蒙乞

勅該部但遇解到草豆銀兩卽行貯庫給以批廻仍  
行委官主事會計各倉料草足勾幾年支用料  
其新陳通融移撥酌量有餘不足前銀悉委該  
倉主事隨時高下聽與軍民兩平收買不必忍  
商以滋浪費則宿草不致沍爛而一年新收可  
抵二年矣其小麥粟米等項盡行蠲除止徵里  
豆庶天物不至於暴殄而錢糧侵分可杜也  
一議禁需索以絕侵剋訪得

御馬監太監及都督等官每年二九月下場致  
馬歲輪四馬房支待每員供設俱以猪羊兔鹿  
禽雉爲牲常例銀百兩爲率其跟隨識字人得  
三五百人各以醉飽爲慶善事者謂之孝順不



則呵叱責罰隨之四馬房力難獨支則取幫貼於十六馬房各不下三十餘兩至於五月壩上牧放馱鞍馬六月六日七月七日金盞義河橋洗馬二月社日黃土湯山圍隨海清供設常例名色百出悉如教馬無異內外官員忍心侵剋皆起於此不如是不足以厭無窮之欲而自取叱責之禍也今鷹犬海清荷蒙

陛下悉行縱放鷹坊遊獵將不禁而自革教馬洗馬雖不可廢團營教場比之各草場更進而復溫泉深池六七月不獨金盞義河在在澡浴未爲不可乞

勅該衙門計議今後教馬止許教場操習馱鞍馬下壩并洗馬俱不必太監等官止令勇士隨處洗牧仍各自辦飯食不許照前需索互相吞養以剝小民脂膏傷

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敢有仍蹈前弊者許巡青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叅奏與者受者從重究治庶侵剋之弊息而交征之風可免也



一議一法令以均事體臣等看得

國家錢糧出納無有不清查者雖戶工二部皆以尚書侍郎主之而且五年一刷光祿寺以卿少卿主之科道官巡視之而且每月一刷豈以卿佐爲不足任而猶慮其侵欺也法當然耳不如是不足以防奸革弊爲天下倡今牛馬羊房俱蒙差官清查無復虛增妄報冒破侵欺之弊獨

御馬倉天師庵內場外場錢糧馬匹甲於壩上等處未奉委查令其自行查減查得弘治年間給事

中許天賜奉

勅清查太監審謹卽查將在監料減四萬八千一百餘石草減四十五萬束造數奏

聞

孝廟嘉其吐實事遂中寢論者謂審謹慮其勢難善後故爲此計

孝廟忽而未察以爲無復可查者耳切惟各馬房未經清查以前戶部會派每歲用豆一十八萬餘石草四百九十六萬餘束及經給事中陸燦



等清查通計一年止該用料三萬九千餘石草  
九千萬餘束若以審謹所減之數較之不過十  
分之一二耳此豈無復可查者哉如蒙一體  
差官清查不以易察而獨略不以無弊而自諉  
庶幾成

陛下篤近舉遠之政光

陛下風清弊絕之志矣

一議清子粒以振頹廢查得各馬房俱有地土  
二十頃分給軍民人等耕種歲收子粒銀六十

兩以爲修理倉場之用訪得近年每畝徵銀七  
分歲計該銀一百四十兩總計馬牛等房歲計  
該銀三千餘兩宜乎倉場歲歲鼎新無有傾塌  
者矣臣等巡歷義河等處倉廩十分傾倒不行  
脩葺銀旣不見其省免亦不見其支銷倉旣不  
見其鼎新且坐視其頹廢若不早爲之所則私  
帑日克

天廩日廢復將別科營繕之財非所以善其後  
也如蒙乞



勅戶部查議將前項地土行令順天府每畝照依原定三分徵銀解部聽備脩理庶幾足目前補葺之用而陰損他日大脩之費矣

究欺罔以重 王言疏

刑科給事中 臣魏良弼謹

題爲究欺罔以重

王言事近該工部右侍郎黃衷奏爲自劾不職事奉聖旨黃衷已到京月餘却乃徧謁私門不行朝見又奏辭似欲沽名好生欺詐吏部叅看了來說今後

大小官員取用到京不行朝見的着科道劾奏緝事衙門訪奏不許回護容隱欽此臣捧讀之餘以爲黃衷位居卿亞新承

寵命到京不朝而反先事干謁甚非事君之禮陛下不卽誅譴但令吏部叅看其爲

寬假甚矣徐而察之人言皆謂衷尚未到京臣初未敢卽信然揆之事理衷係

欽差大臣沿途例當馳驛到京例當乘輿雖欲隱藏有不可得況勤勞



王事進貳本兵何所嫌避其蹈不忠之譴旣而聞之  
廣中士民謂衷足疾舉發回籍調理候

命及查會同館並無黃衷白牌行到縱使衷冒昧妄  
爲豈能預爲之計如此夫奉

命稽留衷固莫能辭責其人品臣亦未暇深論然而  
爲

陛下言者乃敢欺妄如此其訪察不真亦安敢遽以  
上

聞罪莫大焉且

祖宗之制漏泄軍情者斬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夫說  
謊與軍情似有間矣而罪不殊科者蓋說謊讒  
說殄行能使人人自危莫知禍所從來遺姦長  
亂視軍情無以異者故曰震驚朕師衷所經南  
北直隸山東地方有司軍衛驛遞衙門必有  
符驗關文印信牌面以爲前導固非一日二日所能  
越度亦非一人一手所能掩藏沿途巡按巡鹽  
巡倉各有御史

陛下但下明旨責令逐節挨查罪果在衷自無所逃



如是言者不實亦乞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庶爲  
欺罔者之戒臣又聞古之帝王莫不欲盡天下  
之情僞決天下之壅蔽故詢四岳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匹夫匹婦必使自盡蓋博訪乃可以  
盡物偏聽易至於生奸彼小人之情其始也未  
嘗不以實告以固一時之信其流也捕風捉影  
無所不至故法之初行不善者猶知所警畏而  
莫敢肆其旣也雖善者亦恐禍出不測莫能自  
保

聖明在上萬萬無此履霜堅冰亦足爲先事之戒臣  
聞

祖宗之朝郎中鄭居貞亦得

面對博士許存仁亦備顧問儒士唐仲實姚連亦蒙  
召問下至耆宿細民有時亦

賜面諭臣愚伏乞

陛下好問好察無間遐邇一如

祖宗故事則天下之情不下

殿陛罔不周知而單詞者恐議其後莫敢自肆壅



弊決而民志定

聖德光而治功成矣臣不勝曷昧悚慄殞越之至

脩飭武備疏

巡視京營戶科右給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脩飭武備振士氣以安內攘外事臣等切見  
邸報各處災傷極甚民窮盜起勢所必至今雲  
貴川陝已見告矣明者覩未萌況事情已露禍  
難有據者乎此誠大可憂也夫禁暴止亂莫先  
于兵居重馭輕而坐制天下之勝莫過于團營

然而團營之兵不振尤爲可憂者也萬一鳥驚  
魚駭禍連不解將何以應之制治于未亂保邦  
於未危今日所最急者唯在于此臣等自奉

命巡視私役賣放臣等得而點鬪之貪濫不職臣等  
得而糾劾之至於調度訓練振作士氣非臣等  
所得而與今事勢頗迫義不容緘亦臣職分所  
當舉者也夫團營之弊其來已久求其大約爲  
弊有二賞罰無章操練無法何謂賞罰無章夫  
古者賞有功而罰不法故賞則勞臣勸罰則惰



者懼今團營把總等官效忠訓練者積二十餘年而不調易茸廢弛者經數十年而常存賢否不分薰蕕共器坐廢戎務莫此爲甚臣等所謂賞罰無章者此也何謂操練無法查得舊規每隊五十人取武藝精通者立爲師範每一人教十人騎卒則教以鎗刀騎射步兵則教以弓弩鎗砲因循精習師範徒存上下督察惟用銷名武藝之精否士馬之健否器械之利否反在所緩雖有比試之法把總官隊不得舉行及至提

督吊隊比試有不中者併把總官隊坐罪提督統轄旣衆焉知人人比之故團營卒士各懷僥倖之心把總官隊空受無辜之罪臣等所謂操練無法者此也夫操練無法故武藝不精賞罰無章故人不効力臣等欲乞大加簡閱而責成之庶幾施爲有地營務可得振舉把總必擇智謀勇略精於武藝者任之管隊必擇指揮千百戶機略明健者爲之教師必擇精壯勇健武藝精通者用之然後弓手責成於弓師刀手責成



于刀師至於鎗牌弓弩亦各責成於其師各五十人而責成管隊合千人而責成把總合把總之兵而責成坐營號頭期以日月定以功程提督月一比之坐營旬一比之把總五日一比之管隊日間一比之日課月練第其功罪月聞於陛下教有成效者各以其能受賞否則或加責罰如果經年累月教無成效者必須重懲而後大戒此常人之情也臣等查得洪武六年

御前比試操練軍士事例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

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箇月四百以上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中者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二百人至六百人以上不中者住俸降級有差總旗小旗各違為軍因其制而盡其用酌其法以趨乎時務期士氣振作營務振舉夫責成既備降罰既重然使有功者不售則無以勵其用何能為勸合無今後各處守備



都司等官員缺卽于團營號頭把總教練有功者推之總兵叅將員缺卽于團營坐營等官教練有功者推之本營把總員缺卽於本營管隊官教練有功者推之非教練有功者皆不得推如此而後團營之勢重官始樂于效用士爭趨於精藝夫責成旣專則能者得以盡職不才者不得以濫竽賞罰旣彰不法者有所懲而有功者足以勸若是而武備不脩士氣不振未之有也但恐當事者樂於因循任責者或加忌沮使

大効不著耳臣等淺陋鄙見自知不足以仰裨大猷目擊時艱心懷激切故敢冒昧上陳伏乞

陛下曲賜省覽萬一有可採者早賜施行臣等不勝願望悚愧之至然此乃其大略耳若夫挑選將士之法冗食役占之弊馬疋牧養之方糧料不足之害容臣等逐一次第舉奏施行

急救饑荒疏

巡視京操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急救饑荒以安人心以弭盜賊事臣等切聞



近日畿輔遠近盜賊縱橫薊州遵化等處被害尤甚雖肩挑背負者且剽掠無虛厚賈重貨者又在所不論矣蓋因水荒所在多為魚鱉五穀不收四民失業民至鬻妻子剥樹皮掃草子為食人情窘迫至此是豈其得已哉窘迫而至於剽掠是豈其得已哉剽掠而至於殺傷是豈其得已而不已哉昔人有云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則為大姦斯言誠可慮也今賊勢剽掠已非穿窬蓋將甚于強

盜矣萬一備慮不周各相求生其貽後日之患當不淺也昨該都督桂勇差遣尖哨把總韓雄等領兵分投督捕官兵所加糞當少道但為民父母不思所以振救而徒捕殺之嚴要非善後之策彼且有辭於我矣為今之計莫若先弛一切逋負徵求大發

帑藏遣官分頭賑恤如寧夏故事各該地方朝

覲人員即宜疾速放回星馳赴任悉以賑濟為事庶幾民命有賴地方可保無虞賊盜可不煩兵



而自息也臣等又惟王化所加貴在遠被仁政  
所施當自近始陝西寧夏等處饑荒尚蒙

陛下惻然爲之動心特遣重臣大加賑發況在畿輔  
肘腋而顧不爲之所特以民情疾苦壅於

上聞惠恤大猷莫得而下究也書云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夫不見尚且圖之事幾昭灼顯著者又當  
何如耶臣等耳聞心熱義不容緘不勝犬馬惓  
惓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早爲議處施行生民幸甚臣等不勝

大願祈望之至

乞宥罪赦過疏

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垂

天鑒以宥罪赦過事臣切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  
史等官馬敷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事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敷等通行拿解來京  
臣連日反覆思惟馬敷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  
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舉往事肆  
爲論說自以爲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機而陷於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懲創以輕率論列爲戒抑  
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

休明之治也但敷等職居言路言雖狂昂心實求稱  
況十人之中半爲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簡拔之恩豈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哉

蓋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抱負區區免乖謬所賴

陛下天涵地育藏疾納汙庶幾奉令脩職可幸無罪

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夫虎豹

人所惡而逐之者然能使窺藜藿者懼焉則虎

豹於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

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

黨比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

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



言則必盡無所迴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聖  
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朝廷有  
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爲臣者量而後言慮而後  
說則瘦伏之情有遺於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  
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遺審  
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寬貸曲示優容或將敷等行彼處法司提問以懲  
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

新之路如此不惟敷等感激懲創而凡聞敷等  
之風者皆知以狂率爲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

臣極知愚戇觸冒

天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乞恩放回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奏爲患病乞

恩放回調理事臣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嘉靖二十一年  
進士授浙江處州府松陽縣知縣嘉靖七年行



取選授今職臣自少孱弱長多疾病初官僻縣  
尚得力疾供職幸不墜誤蒙擢居言職誠知才  
力不任然感蒙

聖恩思欲必效尺寸乃敢乞身竊祿年餘病無虛月  
未能自效已愧尸曠況近被言官劾臣出入寅

緣貪聲頗著吏部查覆謂臣學識可觀荷蒙

陛下憐察容臣照舊辦事臣慚懼無地感德不勝臣

伏念自嘉靖三年出爲知縣在任三年有餘始  
蒙行取巡按守巡等官不下三十餘人累經部

院考察巡按等官旌獎有謂臣清苦者矣有謂

臣吏畏其廉者矣有謂臣敦古朴一正自持者

矣去任之後士民復爲立碑謬稱遺愛旣著貪

聲巡按得糾劾部民得許奏何俟今日而後頗

著也凡寅緣出入權門必素相親厚無芥蒂者

臣與致仕尚書桂萼雖同鄉里素未識面臣師

新建伯王守仁臣所熟知也朝士所知也萼忌守

仁而毀之亦朝士所知也豈肯陰厚其徒而容

之臣寅緣乎若禮節往來群衆出入朝士所同卽



親厚者獨往獨來而非以爲邪猶未足罪況臣  
實未嘗一人獨登其門專去而吏皂具在也夫  
會本雖聯衆名實則各舉其所欲劾者而裁定  
於一二人之中況劾臣之後言官固有自相規  
切謂臣不當濫及者矣有向臣面悔其悞聽人  
言者矣復荷

陛下掩瑕納污使分甘廢棄之人復効犬馬誠愚誠  
昧豈不知

息便當包羞忍耻捐軀圖報不意偶感寒邪變成  
瘡疾日夕奄奄不能支持卽欲疏陳病狀但適  
當論列之初有謂臣默默以去殆真貪真夤緣  
真出入者也又始荷

優容之旨將有謂悻悻以行殆中懷缺望不知

君息者也伏枕沉思日病日劇復自念人臣生有益  
於君則爲之死無益於君則不爲臣今病勢狼  
狽而水土不耐醫非素習縱忍以待斃何益於  
陛下卽以情告得回籍順風氣就舊醫是非之公久  
而益定桑榆未晚豈遂無以效其涓埃是以不



復顧忌昧死陳

請伏乞

皇上憐臣病患察臣情悃特

勅吏部放回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果公論不終廢棄

臣亦不敢自負

聖明誓以殘軀上答

天地之恩臣不勝待罪祈懇之至

恭謝 天恩疏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致仕

魏良弼謹

題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接到吏部劄  
付爲

開讀事隆慶元年四月十六日該本部奉

欽依陞授臣前職致仕者卽於當日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以

九重頒鳳詔懼騰



赤帝之符萬里拜

龍章驚溢素儒之分

寵踰佩玉

息重橫金唯少卿列四品崇階況奉常爲九卿清秩

心皇皇而知感髮種種以俱榮伏念臣縮綬

先朝愧鴛班於青瑣垂紳禁闥效鷹擊於黃封欲希

踪一死而未能恨致

君堯舜之無術慙愚數犯忌諱忠豈類於批鱗狂瞽

不中機宜鳴但同於仗馬荷

先王待臣以不死幸微軀回籍以全生蓋投閒散之

地者三十五年而享太平之休者七十七歲方

報稱之無地復承

命之自

天恭惟

皇上應運而生握符以出謂做邪莫先於旌直而求

諫必始於表忠特一日而頒鳳毛乃千金而收

駿骨七列而躋四列階聯北寺之榮青袍而晉

緋袍色炫西山之彩衰齡極遇



聖主殊恩自知未盡之年悉荷生成之澤伏願

留心草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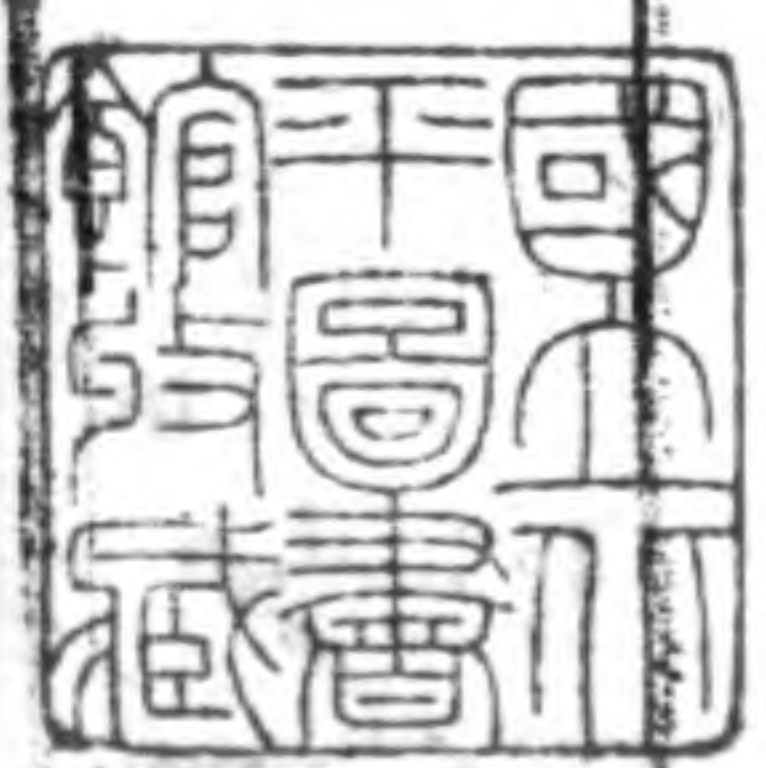
訪落芻蕘養老而聞風歸者盡東海之濱西海  
之濱柔遠而重譯朝者皆南蠻之長北夷之長  
臣無任感激瞻戀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魏

申親齋上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or a marginal note.

十

Multiple columns of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